

鐘

聲

刊

城

城

中華書局出版
世界文學全集

◆自二十五年七月起下列各書定價已一律減低◆

- 人與超人 [戲劇] 張夢麟譯 一册 原售一元二角 改售九角五分
G. B. Shaw: Man and Superman
- 吃耳光底人 [戲劇] 麥夫譯 一册 原售六角 改售五角
Leonid Andreyev: He Who Gets Slapped
- 苔絲姑娘 [小說] 呂天石譯 一册 原售二元 改售一元六角
Thomas Hardy: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 心戰情變曲 [小說] 曾覺之譯 一册 原售一元二角 改售九角五分
Chateaubriand: Atala, René, Les Aventures Du
Dernier Abensérage
- 高麗芭^(附曼) [小說] 戴望舒譯 一册 原售一元一角 改售九角
Prosper Mérimée: Colomba (Carmen)
- 遊蕩者的生活 [小說] 毛秋白譯 一册 原售五角五分 改售三角
Eichendorff: Aus dem Lebencines Taugenichts
- 神與人之間 [小說] 谷崎潤一郎著 一册 原售一元三角 改售一元
李漱泉譯
- 田園之憂鬱 [小說] 佐藤春夫著 一册 原售八角五分 改售七角
李漱泉譯
- 野性的呵喚 [小說] 劉大杰合譯 一册 原售六角 改售五角
羅夢麟
Jack London: The Call of the Wild and Other Stories
- 真妮姑娘 [小說] 傅東華譯 一册 原售一元六角 改售一元二角
Theodore Dreiser: Jennie Gerhardt
- 酒場 [小說] 沈起予譯 (新出) 一元五角
E. Zola: L'Assommoir
- 大飢餓 [小說] 林漢秋譯 一册 (新出) 七角
Johan Bojer: The Great Hunger
- 弟子 [小說] 戴望舒譯 一册 (新出) 六角
Paul Bourget: Le Disciple
- 資產家 [小說] 王實味譯 一册 (新出) 一元一角
John Galsworthy: The Man of Property

R
820.5
720

洪

鐘

鄧邦彥



洪鐘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創刊號目錄

弁言	李好善	(一)
棄婦	幼璞	(一)
船上	衛餘	(九)
沒有用的信	過果	(九)
她	荷	(三七)
失蹤	庸人	(三一)
募捐	鴻鶴	(三七)
參觀朝日新聞(日本通訊)	培芝	(四一)
北平風俗雜誌(北平通訊)	孫昌康	(四七)



曹老	金軒	(五)
追懷	羊羽	(五)
交易	友生	(六)
江邊	琪	(六七)
遠征人的戀歌	英士	(六九)
明月中	果	(七一)
離家	憲德	(七三)
x x 烈士	冽	(七五)
關於狗	野火	(七九)
揚州瘦西湖的七夕	麗朝	(八三)
生路	枕	(八七)
神軍	威靈頓章	(八九)
編後		(九)

弁言

李好善

諸同學課餘之活動，不止一端，文藝其一也。「洪鐘文藝社」創始以來，今且五稔。同社諸君嚶鳴共勵，常出其所習作，以壁報發表之，按時揭發，未嘗稍間，蓋五年如一日。推此志也，學術事功，將無往而不就，不僅文藝而已也。

夫文藝談何容易！諸君平日功課辛勤，分餘暇以爲之，詎能望有所深造？雖然，古今學問上之發見與夫藝術之成功，往往於無所爲而爲中得之，亦視其興趣之所寄是否真誠耳。「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古人不亦先我言之乎？

是故文藝之事，無聞其爲人生抑爲藝術，批評家言，要不必計；諸君但卽其性之所近，興之所在，徐徐涵養，積之既久，吾知其必有獲也。

今諸君將彙其近日所作，刊爲一冊，顏曰洪鐘文藝創刊，余故樂誌數語，以弁其端。

棄婦

幼璞

寒假在南京看見五年沒有見過面的明心。他不過三十一二歲，額上已隱浮着雖不多麼深而却很足以顯示憂鬱和憔悴的幾條皺紋。他在距南京不遠的O縣縣署任科員，聽說我到京，特地來看我。

除了來看看我，據他說，還有一點心事要和我談談。我住在朋友家裏，恐怕他覺得不便談話，便同他到一家天津館裏小吃。我們都不喝酒，叫了三盆菜，一碗湯，六張薄餅；零雜地談着家鄉四年的匪亂和亂後二年來的種種。吃飽了，餅還剩下一張。

「你不是說有甚麼心事要告訴我嗎？」

他皺着眉，眼睛直視着牆上掛的貼着菜價單的鏡框，從鼻子裏短促地逼出一口氣。

『我不願想起，但是偏偏丟不掉。家鄉匪亂了這些年，那個不遭劫？困苦原沒甚麼。不過我這是精神上的……五叔，只有你可以指教我。』

明心的父親侃如和我的大哥是至交，大哥和侃如都已死去十幾年了。明心同我的幾個姪子一樣的敬愛我，也一樣地喊我五叔。他的話停止了，我點一點微歪着的頭，哼一聲。他似乎深感覺到我的同情，又說下去。

『家鄉被匪佔據後，我隻身逃出，女人困在匪世界裏，前後四年。她最初在裏面討飯度日，過了幾個月，終於被逼迫嫁了人——匪中的律條：凡男人逃走的，女人都得另行嫁人，不嫁的處以死刑。以後三年，全然沒得過她的消息，不過我絲毫沒有因為她嫁了人而不掛念她。前年一聽說匪趕走了，就急於想回去找她。』

『對的，對的，』我說。他似乎毫沒有注意。

『正打算動身，忽接到理齋三伯的來信，大意說：匪一打退，他就隨

——
着大兵到家，看見我那女人尚在人世；她嫁的那個人在匪中任軍官，已死在火線上了，這個女人性情變得真厲害！隨便同男人談話，一陣走路。她在匪中嫁人的那回事就算可以原諒，現在仍然這樣放蕩，萬不可恕！末了加着圈的兩句是「我族決不容此無恥之婦，姪暫時萬勿歸來，以示決絕。」雖是理齋二伯這樣說，我總覺得對不起她，始終不怪她；但是如果真像三伯說的那樣，我回去到底還要她不要她呢？我將以不回去了之！五叔，不過……」

素來有幾分倔強之態的明心，眼眶中也微微有些紅潤了。他用右手的拇指揉一揉右眼角，瞧着我，靜候我的意見。

「回去！回去！當然回去！她原來是怎樣的人，現在一定還是怎樣的人。貴族長理齋天字第一號糊塗而又好管別人的事，他的話我不願批評，你到家用事實去對證好了。」我只是這樣乾脆的幾句，竟在促成並堅定他

4
的決斷。

「我一定回家看看。縣長不久就要調任，我想再幹一兩個月，積一點路費，等縣長交卸，我就回家，暫時不再謀事了。」他毫不遲疑地說。

我們出了館子，就分手了。他晚上住在一個同事的寓中，明天一早就得回去。

「這裏是鄧浩吾先生的家裏嗎？」暑假中的一個下午，熱得可以，我正躺在藤臥椅上，拿着報無聊地在細看招租廣告，忽地窗外有人這樣問一聲。起來拉開門一看，外面站着一個三十左右的女人，穿着長僅覆膝的，顏色很敗舊的藍布旗袍。一個用麻繩捆着的舊柳條提包平放在地上。我斷定她是從家鄉來的。這不僅因為適才聽見的那句話是純粹的，道地的故鄉口音，單是她的神態，也足夠使我直覺地認出她是家鄉人。

「你就是五叔吧？」她進門後放下提包，這樣問我。

「才從家鄉出來吧？我怎麼不認識你？」

「五叔從沒見過我，當然不認識。我是來找明心的。」

啊！她是明心的女人。她的眉和眼頓使我的腦海中模糊地浮現出那個神宇清秀的，白髮的詩人——她的祖父。

妻從外面進來了。她們兩個是認識的。

「你怎樣來的？好極了！」妻說着，走上去拉住她的手。

「我家二姑父送我到蕪湖，我自己坐火車來的。」

她們兩個都勉強地忍住要奪眶而出的眼淚，好一會沒有說甚麼。妻輕按她的肩膀，叫她坐下。她一坐下，就伏在棹上喀喀地抽咽起來。

「五嬸，我還算……甚麼人！我……那有……臉……見你們！」

那有……臉見明……」

「萬萬不要這樣想。家鄉四年的匪亂，橫直幾縣，那一個，那一家不遭難？你和一切的難民一樣，有甚麼對不起人的地方？有甚麼對不起明心的地方？明心還說他太對不起你呢。我寒假在南京和他見面，他對我說不久就回家去看你。現在他還未回去，想是職務暫時還擺不脫。或許他這時已經動身回家了。」我這一番安慰的話，頓時生了效力——最有力量的似乎是一「明心還說他太對不起你呢」這一句。

她聽了我和妻的話，住在我們的寓中，等候明心的來信。我前後去了三封信，時間已過了一個多月，還沒有接到他的回信。我很自信地斷定明心現在若不是已經動身回家，必是縣長調任他處，隨着同去了；縣長很信任他，或許不放他走。她的失望雖然一天天地加深，但是因為相信我的話，所以始終沒有到絕望的境地。

洪——
她的二姑父來信催她回去，說秋收不壞，她家今年可以收全課，不過

——鐘
得她自己回去料理。她一來等得心焦，二來也想能夠多收點稻，將來明心到家也少着急，於是決定回去了。她的二姑父接到我的快信，便到蕪湖等她，她獨自從上海到蕪湖，由二姑父伴着她回去了。

「活着有甚麼意思？也用不着見他了！」這是她臨行的前一天向我們說的。

她走後的第五天吧，我接到一封信，一看信封上的字，就知道是明心寄來的；發信的地址是S縣縣政府，拆開信封，抽出了信，裏面還夾着豆腐乾大的一張照片——女人的照片。半身照，臉胖胖的，身子似乎不多高，二十左右。照片的上方題着「五嬌慈鑒」四個鋼筆小字，下方題着更小的幾個字：「姪婦娟，二五，九，九。」信中除了報告他隨着縣長由C縣到S縣已升任科長的經過外，還有這幾句：

姪已於上月廿八日與娟結婚。娟係同事吳君之妹。婚事係吳君作主。雙方力主節儉，今共用去不到二百元。娟曾在初中卒業，任過小學教員；性情溫和，頗樸實，願與姪同甘苦；想亦叔嬪所樂聞也。

送別

寅生

君去矣，

淚難收。

怎堪傷別浦江頭。

遙望歸舟人遠去，

祇留紅葉送殘秋。

船上

衛餘

初秋的早晨，薄霧迷濛着那條靜靜的城河。

往東鄉去的小火輪，已經放過第三次尖長的汽笛聲，碼頭邊才有幾個旅客安閒地立在輪船局的門口買票。

天空橫滯着幾片白雲；河面上流滯着一些萍草。停泊在碼頭邊的那隻小火輪的發動機正「轟，轟，轟」的響着，時而一陣濃黑的煤煙從煙囪裏冒出，跟着徐徐的涼風飛散了一天。河面上給機器震動得圈起了無數的波紋，停靠在對岸的幾隻漁船也跟着不住的顛蕩，這時漁船上也冒起炊飯的白煙了。

9
許和我約好在八點鐘之前，一定要趕到埠頭，然而我却爲了料理幾項瑣碎的事務，耽擱了好久，我匆忙地跑出一頭大汗，許已在那裏等得不耐

煩了。他埋怨我不該來得這麼遲，輪船就要開，因為今天要趕到馬塘去接一個什麼局長。我不住地用手帕揩拭着額角上的汗，喘息着說：

「我因為料理了一點東西，不然我會比你來得早，橫豎船還沒有開，票子買了吧？」

「票子，那個胖子不肯打對折，你去跟他交涉一下看。」他一邊領我跑到那個賣票的地方。賣票的地方，放着一只破舊不堪的大方桌，方桌上安置一些文房四寶以及賬票之類，一位胖子，看上去四十多歲，龍鍾地坐着朝外，他似乎沒有注意到我們來買票，兩手朝後升了一個腰，跟着打了一個很響的哈欠。

「喂！對不住，買兩張到掘港的票子。」我從皮夾裏拿出一塊錢。

「噢！」他一邊揉着惺忪的眼睛，「兩張是吧？」

「我們打兩張半票。」

——鐘

「什麼？半票現在不行，現在河裏水不大，局里已經每天貼本，這不行，剛才我已對這位先生講過。」他一本正經地拿着一枝筆在硯台上畫着。

「我們是×報社的，你們一向都是通融辦法，昨天不是有位來打的半票嗎？」說着我從口袋裏拿出一塊銅質的×報社證章。

他不回答我們什麼，僅朝着我混身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後才慢吞吞的撕了兩張半票。

這時小火輪已經放起最後尖長的汽笛聲了。於是我們急速地踏進船艙。許是老走這條水道的，所以他領我一脚就跨進頂前面的官艙，官艙雖然座位比較舒適，然而却窄偏得很，而且是和統艙通連的。茶房送來泡好的茶和拭臉的手巾，船上已經喧嚷得很熱鬧了。許一邊抽着煙，一邊告訴我這條水路上的經驗，當船駛過那座大石橋時，我才曉得船已經開下去不少

的路了。

官艙裏除了我們以外，並沒有第三個人；那邊統艙裏的人也不過十多個，除了一個年紀大點的老太婆，只有一位年紀似乎很輕又似乎三十以上的少婦，這位少婦擦着一臉的脂粉，穿着一件很緊身的藍格子的洋布旗袍，她這時正和她身旁的一位保衛團的兵士談得很起勁，她們似乎很相熟，但聽他們所談的說話又似乎是在互相詢問一些地方上的人事之類。另外還有一位兵士正斜着身體在呼呼大睡。頂頭的條椅上坐着幾位生意樣的商人，他們在談論小麥的價錢。前面的幾個人都各自在眺望着船外沿岸的風景，一位三十多歲的工人，在耐性地看着一本小说，時而在條椅上摸着放在身旁的瓜子。

洪——
『這條一百多里的水路走起來真是寂寞。』我看着一船的人，我感到這樣坐着大半天真要把人悶死了，我向着許，苦笑地搖了一搖頭。

『等一會，包你不嫌冷清了，馬上就有女人來賣唱。』於是他用手指着一位站在船外甲板上的女人，女人手裏提着一把胡琴袋，一個茶房正在和她用穢褻的話語打趣，忽然女人尖叫地的罵起來：

『要死的東西，你再瞎說，看我不撕壞你的嘴。』

『哈……哈，真兇。』茶房用腳踢着女人手裏的胡琴袋。這一罵一笑引起了全艙客人的注意。

『陳奶奶，你進來唱一曲吧！』那個保衛團的兵士向女人的背影招呼着。

『呵！吳班長！怎麼不多在城裏玩幾天，今天回掘港吧？』女人一回頭，一個焦黃憔悴的臉向吳班長做了一個苦笑，那樣子似乎一夜沒有睡過，說着就跨進了船艙。一艙人的視線於是全集中到這位四十多歲的賣唱女人的身上。女人不說什麼，僅是輕輕地咳嗽了一陣，然後隨意地拿起吳班

長身旁倒好的一杯茶喝了一口。

「唱什麼呢？客家這麼少！」她用一付失神的眼睛向全艙的人掃了一掃。

「隨便什麼？消消遣，弄一曲牌兒經吧！」坐在頂頭條椅上的一位胖子笑眯着眼睛向這邊高聲說。

於是一陣伊唔唔的胡琴聲後，就響起一個尖銳得極刺耳的曲子來，這聲音我先是感到混身不舒適，慢慢的使我的心情注意到沿岸的風景了。

曲子唱完，許從袋子裏拿出兩個銅板篤地拋到女人送來的胡琴筒子裏，我又向他苦笑地搖了一下頭。「我們是同行呵！都是賣嘴的。」

「虧你想得出。」許不禁笑了起來，這引起了那位吳班長的留意，於是在很迅速的攀談下，我們也就無所不談了。

洪——
「你們兩位都是嶺山校的吧！」吳班長送過兩支新皇后的香烟。

——鐘
聲。

「是的，是的，吳班長就住在民教館隔壁？」許同樣地明知故問了一

「這一次到城裏大概是領經款的？幾月份？」

「四月份！」許吞出一陣煙，似乎有意遮沒這句話的難堪。

「你們總算寫意得多了，不過欠了四個月，嘿！我們，……我們連三月份的都不曉得在那兒做夢？」吳班長很嚴肅地大聲說着。

「這真是無從說起，我真不懂縣金庫就窮到這種地步？這一次四月份的教育費還是跟幾家錢莊設的法。不然，不然怎麼能過中秋？這叫做卯吃寅糧。」許笑歎了幾聲。

「吳班長，聽說你們現在訓練得利害。」我不願再聽他們對「錢」發生不斷的討論與咀咒，很想打聽他們最近的生活。

「噢！這個倒他媽媽的，現在是「非常時期」呵！非常時期就得有非

常的訓練，一天兩講堂，三班操，還加上打拳，讀書，他媽媽的簡直沒有空閒，這一次不是爲了送兩件要緊的公事，怎麼得空到城裏逛一下。」他使勁地把一支香煙頭向河裏一拋。

「這也不能怪，××人是太不講理了，華北不就是變相的東北嗎？除了盼望當軍人的一致把槍桿兒抗×，否則中國的老百姓不是都要做亡國奴嗎？」我很興奮的告訴他。

「當然囉！沒有餉，也得幹呵！」另外的那位兵士已經睡醒了，不住地揉着他惺忪的眼睛。

「吳班長，你曉得吧？前天有一架東洋飛機在城裏飛了好幾轉，那上面有個紅太陽，還看得清清楚楚的。」賣唱的女人突然插進來一件近日轟傳的新聞。

洪——
「要是拋下炸彈可壞了。」看小說的那位工人模樣的中年人也加上句

——鐘

。「以前不是常有××人到鄉下參觀嗎？」

「媽媽的東西，這地方有什麼希奇呢？常常跑來跑去，有一天出了岔子那可吃不消了。」那個胖子這時也走到我們這邊來，他還告訴我們他會親自看見兩個小鬍子的××人在掘港收棉花。他說他們的中國話說得很不錯。

「打他個龜孫子。」不知誰很響亮地說了聲。

突然地一陣急速的尖長的汽笛聲響遍整個寧靜的河面，大家都驀地吃了一驚。許安閑地告訴我說：

「這是東陳鎮。才走了十八里。」

船駛得慢起來，嘩嘩的水聲不住沖擊着兩岸的泥畔，河畔上立着幾個小孩在指手畫腳。我伸了一個懶腰，我想着還有一百里的水路上，不知再談些什麼？然而我感到這隻船上就是一個天地。

夏蟬

寅生

兀坐聽蟬鳴，

風前寫意，

椅上騰歡，

生活自在，

音韻天然，

好惡無端，

夏蟲却被人輕賤，

年年此日，

柳蔭訴煩冤。

沒有用的信

過果

哥哥：

命運的巨口裏猶着銳利的齒牙，吞吐着舌尖，就將湊近吞噬我。雖然我們臉頰上交織着縱橫的淚痕，把全身的力量給用在手指，板開牠的上顎，拖住牠的尾巴，想給環境一個抵禦；但終久還是讓牠血紅的舌尖，捲沒了我們希望的明燈。

自你「走」後，家中只餘下感傷的調子了。

咀嚼聲裏再不雜着談笑，在羹匙與碗沿相碰聲中吃完飯。讓塵灰的細粒滲進衣縫，也不去拂它一下。沒有歌聲，沒有笑聲，淚珠爬上眼眶，悲哀的情緒塗抹在胸腔裏，你的小敏也不時從聲笑起來，襯在這冷寂的環境中，這笑聲也顯得是寂寞的。早晨，太陽在垣牆撒上了片金光，小鳥浴在

陽光裏唧喳着；傍晚，夕陽在東牆上印着幾塊斑駁的餘光，染黃了歸鳥的肚子。光影返照着這古老的屋子，是屋內唯一有生氣的時候。沉默，老掛在各人的嘴邊，愁苦堆在眉心。只有時鐘齒輪的轉動，沈重的一記記的響着。

「點答！點答！」這唯一的聲響擴大着，繞着廳柱旋轉，輕輕地爬過屋梁上的灰塵，一條聲浪的尾巴再鑽進耳壳。

「點答！點答！」陽光由東牆移印到西牆，過完一天的歷程。

哥哥！我在孩提時即感覺到你的愛的光輝，假期中，生活在你的愛力裏，日子便不覺像流水一樣消逝了。開學赴學時，我總去送行，人力車夫拉開了步子，飛逐着前面一盞無形的明燈。車輪成了幅薄網，爲了過於迅速的轉動。別恨離愁就在車夫脚下扯長了。火車「孔孔孔」地去了又來，它將帶着你去另外一個天涯。失了光，失了花，我此後的生活是一張白紙

——鐘
。 烟囪噴吐着黑烟，車頭唱着戀別的歌，一陣「孔孔孔」就把我掉在後面了。

以後你被生活的絲沾上了身，祇湊着除夕回來省視雙親，這是一年中僅有的機會，是我可以和你對話的時間。除夕夜，霹靂拍拍響着爆竹，半空亮起一條火花，星星便暗了一下。守歲燭燃着不同的光燄，在壁上抖着一層光影。疲勞拉下我半片眼皮，可是我不肯睡，帶着顆期待的心，強睜着惺忪的倦眼，瞅着發抖的燭燄；在腦海閃過一個慈祥的面貌，而這可親的幻像，在一瞬之間即能實現的。

在你每次信中都看出你那顆血蓬蓬的心，你關心雙親的白髮，你關心弟弟的病痛，許多瘦弱的影子給你鑲在心畔，却偏偏忽略了你自己。

病後你叫我來寫作二月勾留，使我對於您獲得更大的理解。清晨，窗上剛有一絲白光，你就得準備去挑起沉重的生活擔子。兩天，雨絲透過傘

緣轉到衣角。讓泥花濺上鞋跟，走一段泥濘的路，才能趁電車。黃昏歸來，在美滿的家庭中得到一些償足。客堂裏電燈發射着光明的火燄，映着幾張愉快的面孔。敏敏無聊地「啊，啊，」了一陣，也就上樓陷入甜美的夢境。客室裏暢開着半扇窗戶，夜氣爽快地侵襲進來。話箱子裏高喊着「楊延輝，坐宮院……」後門自由車鈴響，蘭香準得將一份夜報送進來。茶霧裏雜着彌味的談話。最後才回各人的房間。你的床頭懸着新婚的儷影，躺着瞅一眼照像，即微含着一點歡欣的安慰入睡，蓄養精神準備第二天的奔程……

睡夢中我隱約的聽到你斷續的咳嗽，這是你被病魔侵蝕的開始。

翌春，你來信說喉嚨瘖啞，肺熱……母親看了就打了個寒噤。

洪——
你預備去杭休養，在車站上還替母親提着行李，撐住手臂護着母親，瘖啞的喉嚨叫父親走在前面，你的心老是那樣的。那醫院迹近滑頭，便又

——鐘
趕着回申了。

焦急燃燒着我整個的心，我趕着來申探視，你已躺倒了在床褥。長髮截去了，唇邊圍着一圈鬍髭。（年青人應該有鬍髭麼？）湊近你問我一些話，一股火熱打喉嚨直撲上我的臉頰。我撫摩着你的手，指節瘦得一粒粒突起。（這雙手幹過多少工作！）我忍着熱淚安慰你，你那聰明的眼睛放轉着懷疑的神色。鄰居的孩子在街堂內喧嚷着：「快點來捉端娘。……」舞躍着糾纏住那個保姆。「浜瓜要哦浜瓜？要哦馬鈴浜瓜？」瓜販的叫賣聲，淒厲得像哭。天空浮着一陣黑雲，就嘩嘩拉拉下起雨來，夾着簷縫的灰塵，直撲到窗前。晒台上的竹竿雜亂地乒乓起來。爲着怕風，門上遮着布簾，兩角繫着鎮重物，碰着門邊的痰盂，「閣，閣，」的碰出聲響，給這一切和着拍子。儘郵役在後門響着銀鈴，也再不能擲到你的耳角。

23

母親抱着小敏問你：「這孩子是誰？」你只搖頭悽然的笑著，仰着眼

睛看了牆上的儂影發怔，最後黯然的翻過身去，抓着盛了藥液的小茶壺。沉恩的目光，撩一眼後窗，窗簾還沒有下，夕陽正向着西角沉落，沉落。

彌留的一夜。夜深二時，我走近榻前，看見姻伯母等都圍着床榻，我不禁打了個寒噤，像有什麼不祥的預兆似的，心怦怦地跳動起來。母親已替你換衣裳，硬領支起了頭骨，像平時返里時一樣。張眼仰視着壁上的儂影，「霍，霍，」地喘着氣，口微微着，胸脯不斷地起伏，床板跟着一陣陣震動。生，滅，祇隔一根線了。

母親叫我到天井裏燒紙。保佑你轉好起來，無可奈何地信托着神的力；我熱誠地揖了兩揖。素紙異樣氣味的刺激，情感的衝動，眼淚模糊了眼鏡。在這一剎那間，種種前塵影事都滔滔地撲上心頭。等我再回到房中，你已收縮着身子，面部被絲綿蒙着；這個遮斷了你的凝視的目光壁上的儂影呢？

哭聲掩蓋着一切

在萬國殯儀館中讓棺木的巨口吞噬了你。你的面部是那樣甯靜，經過手術洗沐以後，如平時一樣好看；只是緊閉着雙目，那樣甯靜，熟睡一樣，母親問你幾時再張眼看她？訴說着這一類情感的話語，像平日一樣，涕泗交流的，旁人拉開了她。蓋棺的一刹那，你仍那麼寧靜，這是我一生中最後的一瞥。永別了哥哥！

爲了想給這悲慘的氛圍勉強地塗抹上一層歡情；不讓母親儘去重溫那些舊夢，仲哥和藍姊都從不同的異鄉，趁着廢曆新年趕了回來。在嫂嫂和小敏歸來的那天，母親很早就起來，你的靈前有一列明窗，遺像反映着一片白光，模糊了真面貌；母親擇了個最可以看得清像片的屋坐下。從你兩道沉思的目光中擬出回憶裏許多事情來；靈前放着那把精緻的小茶壺，面

盆內噴着熱霧……一切皆照你的習慣安排着。母親流了多量的淚珠。小除夕那天，父親忽然腦充血，斜軟住仲哥直喘氣。我想起了什麼似地，心卜卜地跳動起來。

遠處，爆竹斷續地在響，鑼鼓聲灑遍了一街；然而在我們心弦跳動的，是另外一種音律……

話箱子給丟在一角，再沒人再去撥動這悲慘的回憶：它再不喊「楊延輝」了。陽光下，可以清晰的看到花貓給箱蓋上的塵埃留下的足跡。滴答的聲響擴大着，繞着廳柱旋轉，這是屋內唯一的聲響，我們所聽到的。

在我，沒有悲哀，沒有淚水。讓過去的歷程刻在心版；我拍去了滿身塵埃，叫疲勞，萎靡跟着它消散，挺了挺胸脯，我開始邁進我的前途——向着那光明的地方。

洪——

這是可以告慰你的。

——弟弟

她

蒨

圓圓的面龐，帶着兩個深深的酒渦；一頭柔軟的黑髮，配着婀娜的體態。姑娘！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

記得在石榴花開的時候，你要上杭州，所以跑到上海，暫時寄居我家，我從此認識了你，知道你叫茜。我歡喜，在短短的幾天中，多少一個友伴，可以互相研討；我心悸，為的是我口才遲鈍，日子又只不過這幾天。但是，每次和你相見時，心房就會劇跳，頰上發熱透紅，感覺到忸怩不安；偷眼看你，又何嘗不是低着頭在弄手帕，一樣地拘束。因此，相見便在默默中混過了。過後，我懊悔，自問為甚麼這樣怕羞？同時，勾引了許多問題想問你，可是，在遇見你時，等到把心房鎮定，話却從喉嚨頭嚥了去。於是，在這幾天的過程中，除了知道你叫茜以外，仍然是和初見一樣

你母親在走的前一天，經不住再三的挽留，決定再多耽擱幾天，我暗地不覺異常欣喜，決定鼓起勇氣在最後的幾天，預備和你暢談一下。誰知見了你以後，那股勇氣就不知逃到那兒去，偏又和啞子一般，說不出話來。

別離，終於逃免不掉，那天清早，你就起來，幫你母親收拾行裝，我一夜沒睡得着，想別輕輕地放過最後的幾分鐘，可是走下了兩步樓梯，却依然退了回去，似乎已經被你覺察，母親忽然出來看見，我心虛地說：「鈕扣掉在樓梯上。」假裝找了一會，連忙回到寢室深深的吐了一口氣，坐在椅子上歇了半天。

「軒！我房裏桌子上的兩包東西拿下來！」聽了許久，纔知道母親在叫我，謝謝天，沒有叫我失望，使我再有最後一個機會見你。

我與冲冲地提着包下樓，看見你穿的白底紅薔薇散花旗袍，咬着手帕靜坐你母親身傍在那兒微笑，露出了嫵媚的酒渦，烏黑的瞳子望着我，似乎說：「咱們將分別了！」姑娘！我知道你已歸心如箭，偏不如意的留下了你，害你多過了兩天牢籠生活，今天可稱願了！車子在門外掀了兩下喇叭，你笑着說：「去了！」以後，便跳上車去。我呆坐了許久，這才想到你要走啦！隨着家人到門口送你，嗚的一聲，車子便在塵土的飛揚中消失了！我只覺得空虛，惆悵，說不出所以然；心上好像壓住了什麼，又像失去了什麼似的，心灰意懶的挨上樓去。

不久，我從母親的口吻中，知道你比我大一歲，性情溫靜，已經受過中等教育，只是這一點而已！

29
沒二天，接到你自杭寄出的信，無非是些『一路平安，勿念。』等寒暄，然而那秀麗的字跡，在潔白的紙上活躍着，使我會疑心不是你寫的

姑娘！如今一別已隔三年了！前不久，傳聞你已結婚。自從那封信後，你就沒片言只字寄來，家人對你的印象也漸漸淡漠了，可是你那圓圓的面龐，醉人的酒渦，柔軟的黑髮，靈活的眸子，却永遠鑄在我的腦中。姑娘！我默禱着，請求上帝不斷的賜給你幸福和平安！

二十五，六，二十八脫稿

一篇小說，應該像一個完全有生活的機構。

——哈代——

世界上最大的笑話，便是說真話。

——蕭伯納——

失踪

庸人

—紀念鐘—

夜，是寂靜得可怕，慘白色的天上，隱隱點綴着幾顆稀疏的星。半明不暗的亮月有氣無力地斜懸在空中，大自然的一切是灰黑色。

「唉！我的鐘啊！你幾時才回來呢？」半哭帶顫抖的音調，從床上發出。她是鐘的媽，一個蒼老慈愛的母親，日夜在思念着失去的鐘兒的歸來。

「鐘！你出去時是穿的單衣，在這漫漫寒冷的夜裏，你將如何渡過啊？」接着是一陣強力的咳嗽聲，氣喘着，乾癟的眼眶裏落下兩滴淚來，不，這是血，夠慘的。

31 今年是第五個年頭了。杳無音訊的鐘是忍心拋棄了家，在這迷茫的宇

宙裏，天涯，地角不知何處是他永久的歸宿。「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像鎧已是十六歲的人了，還會一去不回。

初秋的早晨，天氣是怪涼爽的。鎧的爸自公司裏趕回來了，失神的面色，額上的冷汗直往下流，斷續的聲音，顯出他是慌張極了。

「剛……剛接……上海……長途電……電話……鎧……鎧……失蹤了。」

這可叫鎧的媽苦了。立不起，坐不安，兩顆眼珠只圓瞪看他，好半嚮說不出話來。

「這怎麼辦？」

「我要到城隍廟前去打張鐵嘴的嘴巴，他說：『鎧兒出門學生意是大吉大利的。』怎麼又生出岔枝兒來呢？」

洪——「對啊！我想還是快到城隍廟裏去，菩薩也許能知道鎧的下落。」

哭喪着臉出去，帶着喜悅的心回來。求了一張籤，還測了一個字。

「城隍老爺說：『鎧在七天內定能回來的。』那孩子將來的命運真好，我要大大的享福哩！」鎧的媽氣噓噓的說着，「測字的說：『他這難關一過，就是交的白虎星』……」鎧的媽話未說完，李家的小夥子忽然插上這麼一句：

「你們應該立即去問問上海店家，鎧失蹤的原因，凡事都要弄個頭清腦白，不是求菩薩，靠神明，糊裏糊塗，各幹各的事，要想坐等他回來，天下沒有這麼容易的一回事。」

「不要你來瞎七搭八，觸犯了菩薩不是玩的。」

33
第一天是毫無動靜的過去了。接着第二，第三……到第五天，上海店裏來了一封快信，可是那封信的效用等於零，只是說：「鎧尚未有下落，

店中正在派人四出找尋……』等敷衍話。不過，今天才是第五天，菩薩的限期有七天呢！

然而七天終於過去了。鎧却並沒有回來，第八天早上鎧的媽一骨碌爬起來，在灶君前盪了九個響頭，還燒了三副紙錠，跟六隻大金元寶。巫娘說：『鎧這個難關很不容易過，再要等幾日回來，不死亦要少一層皮。不過……不過，將來要做省長……大總統。』

『大總統？』她樂得連嘴也合不攏來。

『不要哭，兒子好壞是前世注定的，鎧停了幾年，就能平安地回家的，……不然，譬如養了一個不肖的兒子吧！』

『唉！我現在只要鎧的屍首能回來，我的一切就滿足了。』

『你不記起沈家兒子回來時的威風嗎？那小子自十四歲出去，一直未

——鐘

有消息，大家都當他死了。那知隔了八年忽然回來了，作了官，怪神氣的，後面跟着兩個拿洋鎗的兵大爺，旁邊站着一位……噓！……一位漂亮的老婆，戒指手鐲就一箱哩？」

「唉！鎧真的能如此就好了。……」

「儘可寬心，注在刀上死，不會繩上死。——凡事總有個注定，空着急有什麼用呢？」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見鎧忽然回來了，穿着一件大衣服，戴着一頂奇怪的帽子。後來，我一醒剛巧是三更天。」

「準是那個了，哈！將來你的福運真不小哩！」

鎧的娘臉上頓時現了喜色，「大總統」「享福」老是在她腦中盤旋着

.....

二六，十，二十一，改作書下院

踟躕

寅生

愁恨滿眉梢；

無端落木蕭蕭。

一望幾重秋水隔，

曠野漠漠悲路絕，

踟躕處：

淅淅秋風催人急。

募捐

鴻鵠

在瀋陽陷落的一年，我還在附中的一年級；那時舉國青年，莫不熱血沸騰，恨不得有岳武穆「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氣概，插翅飛上×京去捉兩個××小鬼來嘗嘗；同時募捐，演講，貼標語，喊口號，風起雲湧。我當時也曾加入這團體中，和同學到南京路募捐去。

事實是這樣的：在×月×日的那天下午，我們乘了校車到同孚路去的時候，一路走，一路工作，不知不覺間到了南京路新新公司，當我們正預備走向對面去，迎面來了三位莊嚴神聖不可侵犯的「三道頭」——其中一位是矮小的××先生，一位是微帶笑容的國人，另一位是滿臉傲慢的羅宋人——這位斯拉夫種的國民，看見我們在臂上一齊繞了黑紗，上面用白粉寫了很大的「抗×」兩個字，認為有礙交通，破壞秩序，就不問情由，伸

起巨靈掌，飛到我們一隊的隊長C君右頰上，同時穿有皮鞋的洋火腿，也照樣的在C君下體上來一次。C君受了這有苦無處伸訴的恥辱，以及在武力威脅下，爲着避免眼前事實擴大，保全生命起見，終於含着淚不響的領着我們向另一條路上退去。事後許多似同情而非同情，看熱鬧的路人把我們圍了起來。

『三道頭，真不好惹。還好，沒有拉到行裏去。』

『爲什麼不去唸書，出來幹這種事。』

『好了！回去吧！說不定三道頭等會兒再來。』

『.....』
『.....』

我們在靜默之下，不發一言，任他們七嘴八舌的瞎說亂道。

路上的印度阿三看見一羣人圍住了我們，不利於車輛交通，於是左一

——鐘

棒，右一棒的趕散羣圍，幸運的我，沒有吃到一下。

我們受盡了路人殘酷的冷眼，針針見血的譏諷，終於回到三馬路那裏去，乘校車回校……

忽然背上受了一下打擊，險些兒跌下。

『漾！幹嗎？可別發獸！儘站在這兒難道在想什麼哲理嗎？哈哈！』我慢慢的跟着他——蓉君——踱回宿舍，可是心頭間像什麼東西壓在上面，又像失掉了什麼東西似的，老是說不出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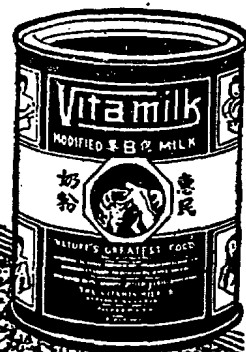
發出去的箭石，不要正中了些人物的鼻樑，
因為這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幌子。

——魯迅——

惠民奶粉

樣聽 紅藍 一律 每聽 壹角

本公司奶粉原料純淨
粉質均勻細滋養豐富
補力宏偉沖調更便利
用供各月嬰孩及幼童
成人常服確能倍增食
品之健康實四時咸宜



華商惠民奶粉總公司 上海江西路五號

參觀朝日新聞記（日本通訊）

培 芝

在上一個星期，我們去參觀日本最大的一家報館，叫朝日新聞。

朝日新聞有二處，一在大阪，是總社；一在東京，即本社。這裏的房子共九層。下面三層與地下室是印刷，營業和編輯；上面是職員住宿，會客和遊戲。屋頂在夏天可以供給職工等納涼游玩之用。裏面一切新的設備都有，外面近最高層的地方，有裝置好的電燈架子一個，每天晚上可以由電燈光指示着新聞的報告，給遠近各處的人看，很像一架活動電影。牠內部整個的組織分三部：(1)編輯(2)印刷(3)營業，編輯又分爲十三部：是政治，經濟，歐美，體育，調查，採訪，東亞，校對，週刊等，印刷的機械有二十一臺，內中十八臺是自己（日本）造的，三臺是從美國買來的。總社有印刷機三十四臺，故共有五十五臺。據說：報紙一個 Page（即一面）須

於十五分鐘的短時間內，把鉛字排好；再在五分鐘內把鉛板製成，然後放到印刷機上去。放紙張，添墨油，需時約十分鐘。故自排版至成印，祇要半個鐘頭便夠了。印成之後，校對三次。每部機所出的印好的報，每分鐘可出二千五百份，即每個鐘頭可出十五萬份，這是說他國內造的機器，從美國買來的就印刷得甚慢而成本又合得重；所以那三台便沒有用牠。現在每天機器同時印刷，可以在每點鐘內平均出報五百六十萬份。現在全國銷數約十萬萬八千萬份，就是在一字底下，要打七個圈，你想這個數目驚人，不驚人？再回看我們國內資格最老，銷路最好的申新兩報，能及得牠的幾分之幾？真的，就在我現在住的一條街裏講吧！大半都是普通人家，有當舖，有印刷店，有裁縫店，有販賣豆腐干的人家，有住家，但我每看見派報的童子走來送報，每戶一份，從沒有看見他遺留了那一家。你想，這不是每家都有一份以上的報紙嗎？可見日本人民普及教育的程度了。這是的

—鐘
確的情形，不是吹。

他們平時編輯的人，有二百五十人在那裏工作。假若遇着戰事或特別重大的事情時，立刻會有五百人聚在一起編輯。在各處的採訪員（即記者）四百人，大阪的特派員有六百人，各地的通訊員有一千六百人。非常期內當然更要增加，連一切職員工友在內，約共五千餘人。採訪員都是學生，因為他們每年在帝大招考，大概是取五六名；現在散處各校的是帝大，早稻田，明治……等五校。我們國內亦有一百餘人，散佈上海，漢口，南京，廣州，北平及內地，設總通訊機關於上海。

大阪和東京兩社，把區域分爲兩部：在東京與東京以北至北海道，歸東京朝日新聞社收集材料，在東京以南，名古屋台灣等處歸大阪朝日新聞社採集，國際間的消息，傳遞很忙。歐洲的新聞，十分鐘即可到達，離開最近的地方，還不到兩分鐘就可知道了。並且他們自己有飛機（聽說有六

十架)如有重大而需要實地調查的，立刻可以派員乘飛機去調查確實的現象。你還記得在不久以前，有一架朝日新聞的飛機來訪問我國而到上海的嗎？

一份報紙的結構是文字和圖畫，圖畫能增進讀者的興趣和表現當時的情形。照片亦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們另設一部，專司其事。現在各色照片，共有二百餘萬張。每個重要人物，都有他不同的照片，即如我國蔣院長的個人相片，已有二百餘張。是從民國二十年到現在所收集，大半是從各處收買來的，假使事情出了，記者馬上可以攝取，在一分鐘之內把他晒出，然後揀適當的把他製版印刷。如有來不及攝取的，就把當事人的衣服裝飾地點，都裝扮起來拍攝，使牠和真的一樣。他們採取新聞的方法是(1)記者採集由個人用寫真方法記出。(2)個人發表如評論專載特載等。(3)重大消息個人採得或由通訊社購來者，用集中編輯方法擇詳確者記載。

以上就是報館裏的一位招待員的報告，報告之後，即同至下層參觀機件。二十一台機件分兩旁依直線排列着。因為這天是禮拜，停止印刷，所以沒有看見印刷的情形。想來，大概和上海國內大報館裏的情形差不多。不過，那一架機上可以放三筒紙卷，連續印刷，不使牠間斷。每筒紙卷可印二萬五千張，報紙印好後，都由機器摺就，五份一扎，直接送至營業部發送出去，真是快極了。當我們離開這巍巍大廈，看見近屋的高空，飛翔着許多白羽的鴿子，這就是朝日新聞社的通信鴿了。

只有知識能堅固青年對真理的信仰，而此種信仰即改造舊世界的緊要工具。

——高爾基——

迪生公司 開設有年 招待週到 頗負盛譽
中西糖菓 各式俱備 名貴點心 包君滿意
價廉物美 無與倫比 各界仕女 盍興乎來

迪生糖菓公司開設于華格臬路二十
號素抱熱心服務社會為宗旨倘蒙
光顧當場誠歡迎電話八〇五八二號

北平風俗雜誌（北平通訊）

孫昌康

北平，歷史上頗負盛名的北平，而今將恐怕失足千古了。

沒有到過北平，或到過北平而少認識的人，總可知道這故都有着帝皇遺留下來的陳蹟，和優美的風景；却不知道風俗是如何？所以我很簡單的將我在北平之所見所聞，寫在下面：

北平人，可以分作滿漢兩族來看：久住在北平的，多係滿人。在前清時，這些都是很有名的官吏。他們住的房子寬敞而奢麗，有某玉府的尊稱。一天天的他們總是無事做，吃鴉片，打花牌，這是他們唯一的嗜好了。所以他們的身體多是疲憊的。只有少數的年輕人，每日很早的起身，手提着鳥籠，到郊外去溜，以供他們的玩賞。這種舉動，就是他們最好的運動法了。

最注意禮節的人，可以說是滿人。例如甲乙兩人，在半途中相遇，第一步先要請安，面部還要帶着笑容；然後再問你：「吃飯了嗎？」彷彿他們都是飯桶。但我可以斷定的說：「這絕對不是的，因為他們都習慣了，如果晤見沒有這套禮節，兩人彼此就會絕交。」

還有一樣，女子們不肯剪髮，都是梳着一個光溜溜的鬢兒，或是長長的一條辮子。

因為他們都是貴族人氏，所以脾氣很大；就是傭人們，也要擺擺官僚架子。

至於漢人就不然了。一般下級人，性質很是野蠻，二人談話，如稍有差錯，就要吃硬拳頭，挨嘴巴，摔起角來，甚至動刀砍人。所以北平公安局，一天到晚，很是忙碌。

這些人們又很說大話，換取燈兒——火柴——的老太婆，自稱是老太

——鐘太；揀糞的小夥子，自尊爲幾命。他們雖然能說大話，但是貧困仍是照樣。

還有最可笑的，就是富有的人們，知道了一點戲詞，便花了許多錢，去登台表演。結果使許多人嘲笑他，而他自己還以爲很美，真是奇怪！

此外結婚儀式，多係舊式婚姻，如果你天天在街上跑，總可以看見一頂大紅轎子，搖搖擺擺的動着。可是一到夏天，新娘子往往會暈在轎子裏，因爲她們穿的衣服太厚了。她們明知道天氣熱，有危險，而她們却偏要在這最熱的天氣裏結婚。

每逢中元節，北海內總有追悼陣亡將士一舉，有許多很熱鬧的節目，當日晚上有名的大人物，大都去追悼；悼畢，便繼續的燒法船，放荷燈，念經懺等。去觀看的人，成千成萬，擠得空氣都窒塞了。記得在某年的中元節，我曾駕臨一次，剛進門，便有許多人擁上來，把我擠倒，急得我使

勁的爬，那知還未曾爬起，就有一個人的脚，已踏在我的背上了。我恨命的喊起來，才有一人拉了我一把；算是起來了。我趕緊的跑回家來，從此再也不敢去了。

據我看來，以上所述的風俗，很多是極卑劣的。北平受他人的躪辱，也許是因爲這些壞風俗的傳染，所以我們不要以爲北平是北平人的北平，應以爲北平是我們全中國人的北平，加意的改善她，保護她，切不可讓她落在他人的手中才好哩！

內心的要求和對人類的愛，是兩種曳着思想家和藝術家的不可見的力。

——托爾斯泰

曹老二

金 軒

真的，若不是那張花花綠綠的，又長又薄的，印着什麼一只飛艇；反面還有蚯蚓字的紙上的號碼差了一個字，那準是曹老二中了頭獎啦。

哼！兩萬塊雪白的洋錢到手，那個敢不依我老二。前天在茶館裏坐了一清早，碰着牛小子；穿件黑布大褂子跑來，一進門，就叫上半斤花雕，另一碟子豆腐干跟發芽豆。一回頭看見了我，連忙又叫伙計添了一份杯筷，加了一碟子花生。我想那小子準入了什麼魔啦！怎麼今天這麼樣？看他先嚥吐咽吐的一口氣喝完了一杯酒，夾了塊豆腐干嚼着。然後開口問道：

「老二！你想發大財麼？」

51 噢！奇了！瘋不瘋癲不癲的問我可要發大財。財，誰不要發？黑眼珠子看白大洋錢，誰不眼熱。好吧，我就說想的，看他怎樣？他眯着老鼠眼

，捻着三兩根礮硬的鬍子說：

『好！喝了酒再告訴你。』

他媽的，真叫我難受，火又冒不出，只好由他去。那小子又替我斟了滿滿的酒說：

『停刻兒到龍王廟去，這兒人太多。』

也好，就依他的話。可是幹嗎那麼鬼頭鬼腦的，難道財神爺怕人太多嗎？對門裁縫鋪裏掛的鐘敲了九下，我想這會子小子的酒總可夠癮了吧？我說：『小子，可以走了吧？』他那屁股好容易和凳分開，站了起來。到門口跟掌櫃的說：

『記在賬上，過天還你。』

洪——
我倆在那高低不平的泥路上走，低着頭各人打自己的算盤。樹旁的一棵大樹上，喳喳的忽然飛出一只喜鵲來，朝北去了。好造化，這財準發了

！遠遠的看見了一塚黃牆，我們加步的前進。轉了兩個灣，就到了廟裏。蛛絲鳥糞，那籬才夠味兒呢！這時小子張開那滿口黃牙的嘴說：

『老二！你真的想嗎？』

這可怪啦！我跟他來不是想發財還幹什麼？我說：『小子，你別醉啦！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剛剛在茶館裏不是說要發財到這兒來嗎？』

『對啦！我那堂叔買了一張什麼國民，什麼獎券；名字一大串，我可記不得了。只化了一塊錢，有號碼的，不知道行了什麼善，積了什麼德，大前天下午開獎，中了頭獎，拿到五萬塊錢。我聽見了，爲了這事，一夜沒睡。好容易今早聽見大雄雞叫了兩聲，一骨碌爬起來，到茶店裏去，預備找你商量。誰料你亦在那兒。好！現在就告訴你吧：我昨天擲骰子贏了五毛錢，跟舒四哥又借了一毛，一共六毛大洋，我想你也拿出四毛來，湊成一塊錢。請我堂叔去買一條回來，等中了頭獎，你拿二萬，我拿三萬，

好嗎？」小子拉起喉嚨一口氣連湯帶水的統統說出來。老二心裏想：中了獎有錢拿，本錢不過四毛。可是那兒來呢？袋裏只賸十四個銅子，回去湊吧！於是對他說：

「話是說定了，明天早晨在這兒準給你！但是什麼時候拿錢呢？」
「假如中的話，七天後去領獎。不然，就……」

明日，天剛朦朧的時候，老二就起來。擦了把冷水臉，就到昨天約好的地方去——龍王廟。在那兒等得沒有一會，小子也匆匆的趕來了，說：

「老二！預備好了嗎？」

「這是二毛，還有的是銅子，請點一點。」老二戰戰兢兢的從袋裏摸出他昨日偷老婆的縫衣錢，這樣說着。

「現在讓我趕到堂叔家裏去，請他代買一張。要不聲不響的，別走漏了風。兩月後在茶館裏等回音吧！」

洪——

好容易捱到開獎的明天，茶館裏第一個顧客，早就泡了茶，一口一口慢慢的呷着，在那兒做黃金夢。賣魚的張三來了，隔壁王癩痢也挑着擔子來了，怎麼小子還不來？老二的心裏真比熱鍋裏螞蟻還急幾十倍。差不多吃飯快了，小子才氣噓噓的趕來，滿臉沮喪，汗珠不住由額上淌下的說：

『完——！我們買的是第二萬三千七百五十二號，我記得滾爛，放在袋裏，還趕到財神殿去燒大蠟燭大元寶；求財神爺爺開開眼，好讓窮小子發次財，一定替你財神爺爺裝金修廟；又跑到張半仙那兒去，也說：「財容滿面，一定發財。」可知今天大早走到堂叔那兒去，他正看着什麼報的號外；我站在他背後，不敢驚動他，站了半天；他叫我拿出那張小紙來，一連看了一刻鐘，真急死我，好容易脫下老花眼鏡說：

「小子！你沒走運，頭獎跟你只偏偏小十號，一點不多也不少。」

唉！那時真把我氣得頭昏腦脹，只有一顆顆小星，在眼前亂碰亂跳。我真恨不得把財神打碎，殺死那張半仙。那小紙給我撕得粉碎，丟到爐子裏去了，忽然我想你還沒有知道，所以跑來告訴你。」老二不聽猶可，一聽則氣得兩眼朝天，一屁股就跌在地上。

掌櫃看見兩人和泥菩薩一樣的，忙過來說：「怎麼啦？先生！茶沒有了吧？」

小子這可慌了個沒主意，連忙叫掌櫃沖杯薑湯，灌了下去，良久，老二纔回了這口氣，只是皺着眉嘆氣。想了半天，總怪自己命不好。

「老二？愁什麼？總有天給咱們樂個夠！」小子嘴雖在勸，可是心裏也在難過那五毛大洋，要不是買他媽的什麼券的話，上小館子就夠喫三頓，現在……徒的又想起欠那舒四哥的錢，眼淚也禁不住簌簌的
洪——
掛下。

『……………』老二透了口氣，接着付了茶錢，跟小子慢吞吞地踱出了店門。到了岔路，點了點頭，老二回了家。

剛進門，就給二嫂罵，『一早起來就出門，到現在才滾回家，上外面去幹什麼的哇？』老二只是作了個苦笑來回答。仍然依例的呆坐着抽煙。

明天，二嫂發覺自己藏在稻草褥子裏的錢生了腿，同時老二失了蹤，她到處央人打聽，和訴苦，說老二沒良心，她自己好容易替人縫了兩個月的衣服，受盡了多少悶氣，才聚了這點錢，這下子給他偷了走，叫她怎麼活日子？又不知他有什麼高低，家裏等着，就像個守活寡……………

不久，村子東面荒谷子裏發現老二，他已在一個寒嚴的冬晨，離別了人間，可是二嫂仍然每天懷着熱誠的希望，候老二回家。

忠實流暢的譯筆 優美清新的文藝



◆是練習翻譯的楷模◆

- 玻璃盒 張慎伯譯註 實價七角
Hans Andersen: Seven Famous Fairy Tales
- 格列佛遊記 黃廬隱譯註 實價五角
Jonathan Swift: Gulliver's Travels
- 木偶奇遇記 張慎伯譯註 實價一元三角
Collodi: Pinocchio: The Adventures of a Marionette
- 水孩子 王實味譯註 實價七角
Charles Kingsley: The Water-babies
- 悲慘世界 張夢麟譯註 實價一元一角
Victor Hugo: The Story of Les Misérables
- 失戀復戀 傅東華譯註 實價六角
Theodore Dreiser: The Second Choice
- 加勒比之月 錢歌川譯註 實價四角五分
E. G. O'Neil: The Moon of the Caribbees
- 黑貓 錢歌川譯註 實價五角
Edgar Allan Poe: Black Cat
- 黑美人 水天同譯註 實價七角
Anna Sewell: Black Beauty
- 董吉訶德 張慎伯譯註 實價七角
M. de Cervantes: The Adventures of Don Quixote

中華書局出版

追懷

羊羽

雖然是生命過程中的微波，可是從記憶裏，是永遠地不能磨滅的。

夢已殘破逝去了！有時回念起來，只是苦味而已，心底裏留下不易磨泯的創痕，永遠地懷念那一番沉痛的往事，永遠地痛責自己。

「懦夫！懦夫！」我常深自咀恨着自己。我知這不止是磨難了我一個，而同時也害了她。

她是一個和我年紀相彷彿的親戚，有着清秀的容顏，溫和的性格，同時也有着一雙如怨如訴，飽含着苦痛的眼睛和一顆多情底心。

我們從小便在一起，常常互相默默無言，但在無言的神態中，我們理解了彼此的心情。

我們深深地愛着，而且在家人們底心目中，有時且作為談笑的資料。

在那時生活中，充滿着愉快與甜蜜。

她很喜歡新文學，對於當代著名的作家，名著的內容，及文藝上的理論，都能常常地在她可愛底口中流露過。這令我自感不如，慚愧而羨慕，因而努力追蹤。在那時的動機是很可笑的，爲了想和她在一起多談論，爲了不至於在她面前一無所知，常時拚命似的，不論什麼書籍，只要是文藝性質的或是她提及過的，不管明瞭不明瞭，都給吸收下去。

有時我得着了一本新出有價值的書，便會坐臥不安地，要送到她手中才罷。在那時，爲她往返跋涉借書，是感着無限的樂意。

前一年，不幸的她喪失了父母。從此這可愛底姑娘便開始陷入了愁鬱的境界。她哥哥是一個性情乖張，鄙劣頑固的小人，她嫂子亦是個非常悍潑的婦人，常爲了點小事磨難她。後來連她求學的幸福都斷絕了。

這時我父親和她底哥哥爲了某一件事而不和，很少往來。她哥哥反對

我們親蜜的現狀，暗中禁止她和我纏綿，然而我們還是偷偷地互相通信。在雙方家長的頑固下，我倆常爲着前途而憂慮。

是去年秋初辰光，她來信約我到××公園見面。星期六在那地點找尋着了，在狹窄的道上緩緩地並行着，她將充滿愁苦的心事向我傾訴，當我聽得她將爲她哥哥強迫和一個陌生者訂婚時，我心裏突然受着重大的壓抑，然而那時除了相向的塗滿淚漬外，毫無結果地相別了。

過後常常地在書信裏商量辦法，但弱小的我們，怎能脫離舊禮教的掌握呢？在那最後一封信中——她嫁期前幾天時的來信——堅決地要我答應她最後的一個辦法——出走，我當時竟無勇氣答應她。我現在深深責罵自己。悔不遵從她的意見。

不多幾時，她終於在舊社會的箝制下迫着嫁了，嫁後聽說她過的生活不大完滿，她丈夫婆婆等都待她不大好，陷于一種愁苦的境地。

有一天是我母親生日。親友來的不少，我發見她也來了，面頰黃瘦了許多。她好像痛苦的常常避開我底眼光；但當我偶然相觸時，那遲重而含哀怨的黑睛，深入我底內心而溶蝕着，令我感覺莫大的慚疚和苦恨。那天我一直沉默無言，在戚友的歡樂聲中，我一杯杯地低着頭只是灌酒，未曾終席便獨自去睡了。第二天早上醒時，我發覺枕頭上滿染着淚痕。

此後不易碰見，同時也不願相逢，那一次見面成了最後一次，而我也把一切苦惱和悲疚的往事，深深地隱藏入心理。

最近聽說她因病死了，她年紀還很輕，然而終於夭折了。爲她底死，我固然感受莫大的悲哀，而益自痛責。但假若死能安慰她底話，那我忍着苦痛，祝福死神降與她無限的平靜，無限的幸福。

交易

友生

火烈的太陽照着，成了一個火燭的世界，啊！熱！

……五六輛黃包車搶着在街道旁向一個客人兜攬生意，騷亂着。誰都想把生意搶為自己的。爭讓的聲音，頓時傳滿了這並不十分鬧熱的街道。

「他媽的！他媽的！」站在距離不遠，三叉路口，有着一位巡捕，當這擾雜的聲音鑽進了他的耳殼，他不自然的找尋那發音的所在地。

他的眼光停止了！嬉嬉地笑：不錯，今天有外快到手了！調到這裏有二星期之久還沒有弄到手過。

拿着黑白的警棍，奔上去，向着一堆的車輛上猛擊，臉上好像很兇猛的樣子。

『×你底奶奶！幹嗎？』他高聲的對着一羣黃包車夫。

不好了！在每個車夫的腦海裏突然地記憶着以前所遭遇過的。踉踉地拖着車子逸去了。

小狗子家裏有一個瘋癲的老媽，和一個妻子三個小孩。爲了他今天祇做到四毛錢生意，怎能給一家老小過一天的生活，並且租車的錢還是向隔壁瀨子借的哩！

飢餓問題充滿了他的思緒，他沒有聽到巡捕先生的驅逐，不！不是！他想挨過一刻，把這生意搶到手。

生意是成功了！呀！使他吃驚了！怎的？車裏白色坐墊飛去了？

他向四面找尋，瞧見剛才的巡捕，拿了坐墊往那邊走去。

『巡捕先生！謝謝你還了我吧！』他露着十分沉重的心緒。

『哼！……………』笑了。

——鐘
錢。

「巡捕先生！這裏兩毛做香烟錢吧！」他雖然知道剛才祇是賺了四角

錢。

「兩毛？媽的×！你拉過車子嗎？」

「先生幫幫忙！今天才做了四毛錢的生意！」

「喂！快點！」站在很遠的客人在催促着。」

小狗子的腦海裏……

巡捕先生的腦海裏……

由六毛，五毛，四毛……

他袋裏的錢都從他的親手送到巡捕先生的袋裏去了！

掉頭過來，遠遠地那客人已載在另一輛車子上。他拿着那雪白的坐墊

上海電話公司

無論機關團體住宅商店皆
需要電話傳遞消息本公司
服務社會多年收費低廉各
界如請裝電話請撥電話九
四〇九〇本公司營業股當
派人前來接洽

上海電話公司總辦公處

上海江西路二二三號

江邊

琪

申江浦畔，是值得我們徘徊的，尤其在潮來的時候。

你看！那出口處，天水相間的一點。近了！大了！看清楚了！這是出入自在的異國軍艦，偌大的砲，雄蹲在船的兩端。緊靠着桅桿的司令台，很鎮靜的像在監視着什麼似的。驕傲的異國旗，在杆頭上飄揚着，十足的表現出她民族個性的堅強來；而高聳的實業部漁場，却斜視着她，發出一種譏諷的冷笑。

船過處，激起了水猛烈的反抗，飛濺的浪花，像一圈白棉也似的滾着，然而不久，終歸平靜。

67 早上，當初昇的太陽偷偷地爬上江面，頓時撒下了一片金光，燦爛輝耀，往往使人留戀着這剎那間的奇蹟。有時當迷茫的霧籠罩着江面，就什

麼也看不出來，可是霧仍舊是可愛的，因為牠染上了像晚霞般的顏色。

晚來，江心裏的明月隨着波浪起伏着。光圈慢慢的向岸邊散開，一會兒就消沒；但後面接着的又來了。

對岸是一綫黑的，辨別不出什麼是樹木，什麼是房屋。但在月光下，隱約處，尚能看出岸邊停靠着船隻的慘澹的輪廓來；并有閃動着的像星星似的燈光，映在水中，拉長來，像一條灣灣曲曲的綫。

江面是十分沈靜的了，偶而有「撲撲」的聲響發自樹間。忽然遠處傳來了一片幽揚的琴聲，伴奏着自然的音樂——汨汨水聲——使人別有一般滋味在心頭。

沒有創造的地方，就沒有進化。

——蔚川白村——

遠征人的戀歌

英士

號聲悠悠，重重牽我的心，伊人！伊人！何處再有你芳蹤倩影。

乘着戰鼓沉重，用着整齊步伐，踐踏着瘦長的日影。我的心，爲着國家，爲着人民，已隨我遠征。

月華已杳，夜色朦朧，沉沉的槍聲中，驀地醒來，握着長槍，揉着惺忪的睡眼，聽着……軍中曾有悲壯之歌。

僅一刹那，還作徘徊者，在夢魂深處。記否？初春的紫藤花下，柔情的依倚，輕撥琴聲，打亂過征人的心靈，如今——征騎聲歇，戰鎗轉杳，你離我遠了，伊人！

只是我聲已嘶，力已盡，微弱而斷續的呼喚，你如何聽聞？又加那砲聲轟轟，人馬唏噓。

伊人！你縹緲的空影，常在我目前，曾使我矚睇凝神，默念紅色的夢境，然而——我尤能單騎猖獗、在煙幕中。千敗歸來，總握勝利在手，遍體血創，英雄淚曾未嘗流，為甚憶起了你，禁不住熱淚潸潸。

伊人！悲愁只有自理，如今——且莫把桃紅頰腮，為我憔悴。待着！待着！那遠征人兒歸來，回復着，紫藤花下，柔情的依倚，玩弄琴聲，撥動遠征人的心靈。

希望是思想之母。

——莎士比亞——

不會及時而活的人，他怎能及時而死呢！

——尼采——

明月中

果

夜。

暗鬱的森林，閃爍着的星星，都浸入悄然的夜霧裏。無線電桿，把蔚藍的天空劃成一個個方格。就在方框的一隅，升着一縷縷純白色的炊烟，衝散了暮歸的寒鴉。銀色的月光統御着大地；照着這邊；也照耀着淪亡中的故鄉——

月亮的網膜上深印着敵人殘暴的影子；長統——火花，一羣在苦痛中掙扎的同胞。血色的記憶。濃烈的火藥味在鼻孔飄過，爆炸的聲響擊着她的心弦……現在，又有一個將要爆發的悲劇。（悲劇永沒有盡止的時候。）

然而，在另一方面，彩色的燈光在旋轉，舞廳裏輕漾着爵士音樂，一

對對舞侶在光滑的地板上滑過影子。美的身段模糊了敵人的影子；濃烈的脂粉香掩過了火藥味。他們她們把腦汁塗抹在享樂上面，決不會想到這種享樂在一剎那間就會幻滅的。

再沒有欣賞的自娛了，當她探頭到這清澈的水面上，這影子是那麽憔悴，瘦削。水鷗掠過水面，搗破了水中的天空；這樣也好；當她看見自己的影子是這樣，是何等的憂傷。

她每次帶來個絢美的希望，也每次都是含着眼淚，直待自己消逝于黑暗中。

但是，眼淚究竟是弱者的產物，我們不需要這個，於是月光沉落了；接着來的是——

一縷玫瑰色的曙光。

離家

熹德

記得在晨光熹微中，踏中了旅途，離別了親愛的故鄉——蘭陵。

前一天晚上，昏暗的燈光，照着沉重的行李，使我回憶到離別的苦况，母親在一旁整理衣服，弟妹們默坐着注視我，靜穆統治着室內的一切，除了偶然父親的咳嗽聲一二從隔壁傳過來以外。

『東西整理好了嗎？熹德！你也好去休息了！』

我無奈的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寢室，心頭上像有什麼東西攔住似的，倒在牀上，朦朧間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在窗縫剛漏進來絲絲的曙光，我起來預備作最後一次的巡視，走到灶下，母親已經在燒早飯，青煙撲進了眼內，使我看不見什麼

『時候早着呢！餓嗎？早飯等一會就好。』從煙霧內我聽到了慈母的吩咐，退了出來。

桌上擺滿了豐美的粥菜，可是悲哀湧上了心頭。什麼也不想吃。

『怎麼着？現在不吃飽，車上又得挨饑；要不然，車上買着吃亦好。』壁上的鐘，敲了七下，時光終於無情的飛去，使我無法再留戀在家裏。在父親的叮嚀，母親的囑咐之下，我像受審判地站了起來。

『好走了！』我從嘴裏硬迸出這麼一句話。

行裝放在車上，以點頭代替了回答，珠淚盈滿了眼眶；回頭看見倚門送我的慈親和弟妹們，任淚痕在臉紋上分佈着的呆視，漸漸的小了，以至于消失而不見。

隆隆的車聲，伴奏着我心弦的振蕩，成爲離家的交響曲。

『家！可愛的家！再會！』

××烈士

列

某一個星期日的早晨。抗×會的同志到奸商××家去勸告他不要販賣×貨，他家的車夫當是來捉主人的，攔住大門不讓他們進去，衝突於是發生了。

可是抗×會的同志亦不甘示弱，終於把奸商××從被窠中拖出來，先是上街遊行一週，暗底地裏嘗了一頓老拳，然後站在縣黨部前木籠裏示衆。頭上帶着一個尖頂睡帽，帽上有五個大字「奸商×××」，是大紅圈子圈的。

商界巨頭因着奸商××受辱，與他們顏面有關，如果不給點顏色他們看看，也稱不起地方上的巨頭，況此例一開，他們的名譽與經濟是很多損失的。所以在某公會經過三小時詳細討論的結果，決定組織敢死隊，衝縣

事前是這樣的秘密，敢死隊一直到達縣黨部門前的時候。一羣共有一百多人，大家都怒髮衝冠的，一路呼嘯吶喊虛張聲勢。膽小的人都跑回家去關了大門，連在三岔路口煙兌店，也豎起了板門，由漏洞中窺視着一簇簇的人狂奔過去。記得在北伐成功的那年孫傳芳兵撤退時，和這次相差不遠。

早上公安局派來維持秩序的木壳隊，威風凜凜的分立在縣黨部兩旁，指揮着來往看奸商的民衆。當敢死隊將近縣黨部門前時，自然，負着治安責任的木壳隊是該托鎗柄準備着的。眼望着一場惡戰將要開始了，然而事實並不如此。原來開路的衝鋒就是×老闖和×大先生，木壳隊平時是受過他們好處的，所以見了他們，身體先已矮了半截；他們要衝進去，誰敢道個「不」字？於是他們堂而皇之的跑進去。大禮堂，辦公室都踏遍，拾

——鐘
子，椅子，玻璃雜成一片，總算打個痛快，出了烏氣，可是在這一小時不用鎗的混戰中，××烈士是犧牲了！

事後的明天，申報新聞報都登着二號字的新聞，記載得非常詳細；縣黨部也發急電到省裏去求援。大約一月之後，省裏才有批示下來，內容是嚴懲兇手，死者准予給撫卹費一萬元（？）然而這事離開如今已幾年，懲兇？撫卹？誰也沒有知道。也許法官正在打盹兒呢！

同是一件藝術品，決不會在兩個人的心目中完全一樣的。

——高爾斯華綏——

沒有詩人能寫出他從沒經驗過的東西。

——易卜生——

售發價定低減 版出局書華中

新文藝叢書

詩	劇戲	小說	愛神的玩偶	勃萊克	還鄉集	虹	阿鳳	休息	口供	少女書簡	幻醉及其他
水仙辭…… Paul Valéry 著 梁宗岱譯 三角	全絲籠…… 陳楚淮著 五角五分	輪盤…… 徐志摩著 五角	孫孟潔著 四角五分	那魯墨著 二角五分	楚先艾著 五角五分	胡山源著 七角	冷西著 四角	王實味著 二角	郭子雄著 三角	夏忠道著 二角五分	謝冰季著 五角五分
波多萊爾散文詩 那魯墨譯 五角	詩人柏蘭若 李萬居譯 五角	旅店及其他 沈從文著 四角	沈從文著 四角	那魯墨著 二角五分	楚先艾著 五角五分	胡山源著 七角	冷西著 四角	王實味著 二角	郭子雄著 三角	夏忠道著 二角五分	謝冰季著 五角五分
Baudelaire's Prose Poems	S. Guitry: Jeanne Kerre de Béranger	石子船…… 沈從文著 四角	孫孟潔著 四角五分	那魯墨著 二角五分	楚先艾著 五角五分	胡山源著 七角	冷西著 四角	王實味著 二角	郭子雄著 三角	夏忠道著 二角五分	謝冰季著 五角五分
春之罪…… 茅以思著 四角五分	現代小說集 菊池寬等著 四角	死的勝利…… 伍維武譯 一元	伍維武譯 一元	孫孟潔著 二角五分	楚先艾著 五角五分	胡山源著 七角	冷西著 四角	王實味著 二角	郭子雄著 三角	夏忠道著 二角五分	謝冰季著 五角五分
日本名家小說集 查士兀譯 四角	德國名家小說集 魏思訓譯 四角	過嶺記…… 孫川譯 三角	I. M. Izzo 著 三角	那魯墨著 二角五分	楚先艾著 五角五分	胡山源著 七角	冷西著 四角	王實味著 二角	郭子雄著 三角	夏忠道著 二角五分	謝冰季著 五角五分
現代法國小說選 蘇保·拉鮑等著 四角五分	結婚集…… 梁實秋譯 四角	斷橋…… 曾虛白譯 五角	曾虛白譯 五角	那魯墨著 二角五分	楚先艾著 五角五分	胡山源著 七角	冷西著 四角	王實味著 二角	郭子雄著 三角	夏忠道著 二角五分	謝冰季著 五角五分
Annales de la Littérature	Annales de la Littérature	德僑師保爾…… 羅念生譯 三角	羅念生譯 三角	那魯墨著 二角五分	楚先艾著 五角五分	胡山源著 七角	冷西著 四角	王實味著 二角	郭子雄著 三角	夏忠道著 二角五分	謝冰季著 五角五分
August Spindberg: Married	August Spindberg: Married	卡爾與安娜…… 盛明若譯 四角	盛明若譯 四角	那魯墨著 二角五分	楚先艾著 五角五分	胡山源著 七角	冷西著 四角	王實味著 二角	郭子雄著 三角	夏忠道著 二角五分	謝冰季著 五角五分
Annales de la Littérature	Annales de la Littérature	愛儂兒…… 李唯好譯 九角五分	李唯好譯 九角五分	那魯墨著 二角五分	楚先艾著 五角五分	胡山源著 七角	冷西著 四角	王實味著 二角	郭子雄著 三角	夏忠道著 二角五分	謝冰季著 五角五分
Annales de la Littérature	Annales de la Littérature	安德魯·馬普瓦·阿列	安德魯·馬普瓦·阿列	那魯墨著 二角五分	楚先艾著 五角五分	胡山源著 七角	冷西著 四角	王實味著 二角	郭子雄著 三角	夏忠道著 二角五分	謝冰季著 五角五分

關於狗

野火

我家曾經畜過狗，公狗母狗，還養了幾隻小狗。但是牠們的壽命沒有活到兩歲，就相繼死亡了。據說是賊人從牆外拋進毒藥把牠們毒殺的；又說是喂養的人不得法，不注重衛生，因而致死的；老姑媽和老舅媽却說是家中六畜不旺，不宜畜狗，倒是死了的好。我不知聽誰的話對，但從此我家不再畜狗了。

因為有這麼一段史乘，所以我對於狗的性情略略知道一點。記得在小學唸書時，教書先生常常對我誇讚狗的品德，說狗是最忠心最敏捷的動物。從圖畫故事中，我看見狗是被譽為警察的，戴着帽子，穿着制服，戴着榛子，雄糾糾的神氣，令我常在暗中搖大拇指。此外，在影片裏常常看見狗的故事，琳丁丁便是當時最出風頭的一個，聲譽幾駕乎范朋克之上，據

說後來是被敵人用手鎗射斃，這個羅報會刺董了董家孩子的心，當時我也幾乎淌下淚來。因這種種的原因，我對於軍中的官制，自有一番驚心動魄，當包車夫阿根舉起木棒打狗的時候，我總要上前勸解着，阿根對着阿根，罵阿根是個殘忍的傢伙。

狗死的時候，祖母總要在牠身旁燒紙錢，口中嘖嘖地吟咒語，把禱牠來世投胎做人。母親，弟妹，阿根，秋菊，張媽，成子，鄰居的阿三都圍做一團，送牠的終。當牠抽一口長氣後，大家便異口同聲地嗟喟着，接連一串「可憐，可憐，可……」

——這已經是六年前的事了！

某年暑期中的一天，我被派到城外鄉僻的處所去幹一件工作，得着一個機會同那些苦澀的被社會唾棄的人們接觸，目睹他們生活的苦況，心中非常的難過。另一天，在報紙上發現四川災民吃人肉的事，越發驚駭失色。

——鐘了。

記得是民國十五年以前，漢口市江邊公園外，啓着一塊牌寫道「華人與狗，不許入內。」唸起來「華人與狗」同聲，當時我是毒辣的痛恨着，認爲這是莫大的侮辱。現在想來，「不許入內」固然無理，華人生活有不如狗的，也多着呢。狗有洋房住，有牛肉喫，有汽車乘，而中國人住得起洋房，喫得起牛肉，乘得起汽車的並不比狗類中有這種福份的多，這是很明顯的。

然則狗何以有這福份呢？仔細想想，原來是牠們善于服役貴人，祇要有肉吃，便能百般地殷勤，千般地諂媚，抱在太太懷裏，怪乖巧的；跟在老爺身旁，專會咬衣衫襪的乞兒。現在的人，所以號稱走狗者，像博儀，殷汝耕之輩，就是這個道理。

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曾推崇老虎的道德，排斥狗和羊，他說狗是卑賤

不過的奴隸動物，如今我才稍能領會到他的深意了。

朝南京路闖過，還可以瞥見乘汽車的狗們，伸着舌頭，耀武揚威的

我見了，不禁追念到我家死去的狗，往往情不自禁的咬緊牙關，掉緊牽

頭憤憤的喘一聲。

國富論

The Wealth of Nations

by A. Smith

譯南亞王力大郭

元三冊二全

本書分五篇：前四篇的目的，在說明人民大集團的收入是怎樣構成的，並說明各時代各國民逐年消費所自出的資源，究有甚麼性質。第五篇說明以次諸點：①甚麼是國家的必要經費，其中，甚麼部份應該出自全社會一般的賦稅，甚麼部份應該出自社會上特殊階級或特殊人員；②出自一般入納稅的全社會的必要經費是怎樣徵集的，各種徵集方法有甚麼利弊；③近代各國政府為甚麼常把收入的一部份，作為債務擔保而訂約借債；④近代對於社會的土地、勞動、年產物有甚麼影響。全書規模宏大，論點廣博。

局書華中
版出

特0307 26, 10.

揚州瘦西湖的七夕

麗朝

新秋的傍晚。微微的風，吹在身上，是怪舒適而且又是令人飄飄然的。那瘦西湖上落霞宿鳥，同綠陽村旁柳岸晚風，新月的景色，却又是醉人，而又使人戀戀不捨。假使你乘着一葉扁舟，劃破着平和的清流；乘着晚涼；向那聞名江北的瘦西湖去，那是極有味的一回事情。——尤其是在七夕佳節。

七夕（這是瘦西湖遊人最多的一天）這一天，運河裏擠滿了各式的船。——富家的絲網船，普通人的渡船，店夥走卒們的赤膊船。——遊河在揚州，差不多成了共同的嗜好，所以在不大寬闊的河身裏，船多得像過江之鯽，互相擠着，排着。

我愛遊瘦西湖，我喜歡在大紅橋上船（因為大紅橋是離開瘦西湖名勝

的地方較遠)這樣可以多領略些沿途的景色。坐船呢?我愛坐渡船,在整潔光澤的船艙裏,欣賞着兩岸的景色,那真有趣,既不是如絲網船那樣聒噪,又不像赤膊那樣單調。

乘在小小的渡船上,望着古老運河清清的水。船行着,水面被舟分開二片,沿着船邊向後面延長了去。微風吹着,水面上起了鱗鱗的微波,直捲到兩岸的石岸上,發出輕盈的「汨汨」聲。

舟在出天甯門的時候,是要經過一條狹狹的水道,(因為河身被兩岸的石岸所限止,而成狹道。)舟行過那狹道時,必定要注意對面的船隻,所以搖船者互相招呼着,船娘們尖銳的聲音,同赤膊船上男子粗魯的呼喝聲,一齊並作,「推梢!板梢!」的聲音充滿了這整個的空間,船過時,水常被激上兩旁的石岸,在這裏充滿着江北水鄉的景色,威尼斯水街的风光。

天甯門，又是一個渡船集合的所在，一大批的船娘，在候着生意，人的聲是亂哄哄的，這也倒有南國長堤的意味。

出天甯門後，河身漸漸的寬大，四周也漸漸的清靜；船由一只只接連地行着，在這裏他們都加增了速度，赤膊船上的年青人，用力地搖着，身體一曲一伸，或俯或仰，船身也左右地側着，這動作真美妙極了。

夜之幕已漸漸籠上了世界，一彎新月也已升上了樹梢，天上現着淺藍色，月光映照在湖水上，成了一片銀世界，一隻隻的絲網船，像巨獸樣的蹲着，當頭的一盞汽油燈，光芒是怪耀眼的，船裏的樂工奏出了「漢宮秋月」那美妙的調子，年青的學着洋船，在月光裏蕩漾着，口琴聲裏，飄出那輕快的「維也納之夜」同那絲網船上的中國樂音，應和着。

綠陽村下船，再乘船環遊瘦西湖一周，那也是有味的，你可以看到那豐盛的菱塘。

船回去時，還能看見後來的船，繼續的來着，在僻靜的鐵橋旁邊，直船娘叫着：「船要哦！」河岸旁的人家，多已點上了燈火，閃爍地亮着。

洪——

無	收	的
線	音	製
電	機	造

柳映堤編
一冊一元

本書編制有序，分門別類，各部均先使讀者得一綱領，然後再行分述，層次井然。本書用語體文敘述，應用接近教學，簡捷明晰。所搜材料極為豐富，包括廣播收音機及各項零件之設計製作法，共有重要公式數十種，設計圖表十餘幅。國內現有關於無線電收音機製造之書籍，大都僅示人以依樣製作之法，未能使人明瞭根本之學理，對於讀者殊少啓發。本書則不僅使人知其然，且能使人知其所以然，故讀畢本書，即能自行設計，製造各式機件，尤為本書之最大特色。

中華書局出版

轉0316 26, 10.

生路

負擔着一家四口子的生活問題的順——一個誠懇勤勞的人——自從進了廠之後，他的工作的勤勞和待人的和愛是漸漸的顯露出來；他的地位也是一天天的鞏固，但是他的態度是依然着。

「順是多麼可親的人啊！」這句話常常盤旋在一班同廠的工人中；可是在這種情況之下，順却深深的種下了禍根：

北——同廠的工友——爲了他能善媚，所以也是經理比較親信的一個。眼見順的地位是一天比自己高過一天，不覺地由妒生恨，於是，使出他的善於奉承的手段向他的上峯——經理——運用着。

果然，誠受敵不過蠱惑，高位又成了北的專利品了。終於經理叫順到經理室去，把一個不幸的消息——撤工——告訴了他，雖然他苦苦的哀求

，但所得的結果只是一個不問不聞。

當順槍跟走出廠門的時候，隱隱的見北的聳肩冷笑的姿勢映出在他的眼前：他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

順淪為一個失業者了。雖經他百股的營謀，但在經濟恐慌的都會中，那裏還再有他的地位呢？

他是病了。一天天的沉疴起來。

幾日之後，城外的義冢地上，又多了一堆新的黃土；一個婦人抱着小孩，和一個老婦正在相向的流着淚。

這時，四週的樹葉，被風吹得颯颯作聲，似乎也正嘆着生路的歧斜。

文學是社會的表現。

——鮑那爾——

神軍

威靈頓

天空滿佈着陰霾，海水澎湃地洶湧着。

海面上二十一艘敵艦，一字形的排列着，砲口都猙獰的對準了我軍扼守的松林砲臺，艦上的工作是非常緊張。

松林砲臺，是敵我勝負的要衝，所以就成了二軍的重心。

十幾天來，敵軍挾着時代的武器，猛烈的攻擊。但是我們忠勇的戰士，是沒有畏怯的，用着鐵和血，沉着的抵抗。不過在敵人砲火，炸彈，機關槍下爲着祖國犧牲的忠勇戰士開火以來，已從一旅減到一營，但是他們氣餒嗎？不！他們仍舊是睜大了眼，緊把着槍柄，等待着敵人。

89
一點半鐘，敵軍的航空母艦上，突然飛起了十架飛機，直向松林砲臺飛來，翱翔在我軍的上空。同時敵艦上的巨砲，亦在飛機的指導下，猛烈

的擊發。敵機亦連連擲下巨量的炸彈，一時在紅的火焰下，塵土蔽天。我軍亦用巨砲和高射砲還擊，濃黑的烟，血紅的炮火，雜成一片。混戰了約有二小時，敵軍已停止攻擊。這是一種破壞的攻擊，因為敵軍並不希望在這一戰裏就攻陷砲臺，而且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

這一戰，我軍祇贖三百多個人了。巨砲已損壞了三尊，彈藥亦漸感缺乏，眼看這孤單的兵力，如果敵軍再加以攻擊，這砲臺是準會陷落的。但四點半鐘，司令部傳出消息，援軍一旅定於下午六點鐘開到。全軍聽到這消息，快活得幾乎發狂了。

五點鐘正，敵軍居然又開始攻擊，先由飛機轟炸，接着砲擊，同時大隊的陸戰隊約有四千餘人，在烟幕障蔽之下，逼近我軍的防線。在坦克和鐵甲車的蹂躪下，敵軍攻進了砲台。半小時後一切都靜寂了，松林砲臺上懸着敵旗。我們忠勇的戰士，全部爲着民族，爲着國家，光榮地犧牲了。

洪——

六點鐘，援軍開到了；但是松林砲臺是淪陷了。

消息傳遍了援軍全旅，悲憤的情緒，充滿了每個戰士的心，童旅長立刻召集了全旅的將士，發出聲調震懾而激昂聲淚俱下的演說，又接着說：「現在需要敢死隊二百人，願意的快加入。」全軍的將士，熱血沸騰到了極點，六千多個人，都舉起了粗大的拳頭爭先的加入，但是終因限於人數，祇得在挑選下決定了。

於是全軍散開，對敵軍剛攻下的松林砲臺，取着大包圍的形勢，二百個敢死的勇士，都是金剛不壞之身，魁梧奇偉的大漢，全身裹着炸藥，外面罩着全用火油浸過的棉大衣，腰裏掛滿着手榴彈，在威武的笑容中，他們祇覺得這一死是為國家，為民族，無上光榮的。

夜幕籠罩着大地，這時候就展開了戰的序幕。

響亮的一陣衝鋒號中，二百個敢死的勇士，每隔十米突一個個的匍匐

着前進，後面再跟隨着大隊，我軍的砲隊，用猛烈的炮火，掩護他們前進。敵軍萬不防我軍這樣快就會反攻，倉猝的抵抗。機關槍步槍，彈落如雨，但不能損傷我們二百個敢死的勇士。將近敵陣七八十米突的時候，突然他們都站將起來，喊殺之聲震天，直向敵陣衝去，猛擲着手榴彈。敵軍當以極密的火力攻來，但因棉大衣的厚，子彈一時不能穿入體內，反因此使用火油浸過的棉大衣着火。在敵軍看來，祇覺得是滿身火焰的天兵天將，殺聲滔天的衝將過來。當我軍敢死的勇士。衝到敵陣鐵絲網時，火藥爆炸，這二百多個敢死隊，同着一千多個敵軍一起和塵土為伍了。這偉大的犧牲領導我軍的大隊，在火光燭天之下，聲勢洶洶的衝入敵陣，同着未死的三千餘敵軍演着，一幕壯烈的肉搏，不到一點鐘，就全部將敵軍解決。

第二天早上，松林砲臺上高高的飄揚着我軍燦爛美麗的國旗。天色是這樣的晴朗，太陽微笑的從地平線上升起，好像也在稱贊着我軍的勝利。

編後

當文藝界中新添了一個小國民，照例的該替他來一個湯餅宴，客人舉起酒杯頌着種種祝詞，而後主人抱出小弟弟讓賓客們撫摸一番。可是我們却不來這一套，爲的我們不需要什麼虛文頌詞，只是知道用幹的精神意志來扶養這小寶寶。

看完了這許多選出的稿件，覺得內容太平凡了一點，倘易以在深重課程之下掙扎的中學生看來，已經經過無數的奮鬥而寫成，是多麼不易的一回事啊！我們雖覺不滿，可也得原諒，同時感謝他們投稿的熱誠。

本期的沒有用的信是一個事實，在過果君生動的筆尖下寫出，格外賺人同情。蒙過果君爲本社撰稿多篇，謹謝！

船上是衛餘君的創作。衛餘君對於新文藝一向有很深的研究，倘讀者

留意中學生等雜誌，就很易見他的作品。本期蒙衛餘君忙裏抽閑，寫了一篇，不勝感激。同時在編輯時指教不少，獲益匪淺，謹此致謝！

蒙李好善先生撰賜弁言，陳幼璞先生和夏筠蓀先生也都在迫忙中惠賜稿件，使本刊生色不少，謝謝！夏先生雖然僅有短詩三篇，不能滿足讀者慾望，可是顯得夏先生愛護本社的殷勤。

格於徵稿條例的限定，來稿不得超過三千字，以致許多佳作都被留下，明知遺珠，可也得請明白編者心中的苦衷，謹此道歉！

本刊物蒙過仲擘先生幫忙不少，特此致謝！同時一切投稿諸君，編者在此摯致真誠的謝意！

最後，編者申明一句，本刊物內容以純文藝為主，涉及政治者一概不收，站在文藝立場上講話，抱着公正的態度，希讀者特別注意到這一點！瑣屑寫來，盼望讀者給我們正確的批評。再會。

職 員 表

顧問：陳幼璞先生
 劉梅臯先生
 社長：李定瀾
 文書：郭豐琪
 張熙年
 幹事：李定敏

幹事：秦同甫
 總編輯：林培萱
 編輯：周德佑
 章麗朝
 袁仁浩
 孔令鎬

新中華叢書

◆◆◆ 文藝叢刊 ◆◆◆

- | | | | |
|--|-------|---|-----|
| 藝術論集 | 豐子愷等著 | 三 | 角 |
| 文學論文集(一) | 甘慶之等著 | 二 | 角五分 |
| 文學論文集(二) | 張孝麟等著 | 二 | 角五分 |
| 屠戶(戲劇) | 熊佛西著 | 二 | 角 |
| 黑女(戲劇) | 錢歌川譯 | 三 | 角 |
| G. B. Shaw: The Dark Lady of the Sonnets. | | | |
| 虛心的人(戲劇) | 周克譯 | 二 | 角 |
| H. J. Balthus: Mairia en Spirto | | | |
| 現代隨筆集 | 張伯符等譯 | 二 | 角五分 |
| A. Huxley, A. A. Milne: Modern Essays | | | |
| 新進作家小說選 | 朱雲麟著 | 六 | 角 |
| 戰爭小說集 | 張夢麟等譯 | 三 | 角 |
| 如意珠(小說) | 于且著 | 三 | 角五分 |
| 妻的藝術(小說) | 于且著 | 三 | 角 |
| 瓢兒和尚(小說) | 郁達夫著 | 四 | 角 |
| 幽靈(小說) | 巴金等著 | 四 | 角 |
| 早災(小說) | 周枏伽著 | 三 | 角五分 |
| 捕蝗者(小說) | 石靈著 | 二 | 角 |
| 青春之戀(小說) | 錢歌川譯 | 二 | 角五分 |
| A. Huxley: Hubert and Minnie | | | |
| 幽默小說集 | 張夢麟等譯 | 二 | 角五分 |
| Mark Twain, O. Henry, etc.: Humorous Stories | | | |
| 日射病(小說) | 桐君等譯 | 三 | 角 |
| I. Bunin & Other Famous Authors: Sunstroke and Other Stories | | | |
| 老拳師(小說) | 張夢麟譯 | 二 | 角五分 |
| Jack London: A Piece of Steak and Other Stories. | | | |
| 河西見聞記 | 明乾著 | 二 | 角五分 |
| 四川之行 | 葛綏成著 | 二 | 角 |

● 中華書局出版



洪鐘創刊號

民國廿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定價國幣一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函售處	代售處	印刷者	發行者	編輯者
滬江大學信箱 338號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洪鐘文藝社	洪鐘文藝社

滋強補身



輔助戒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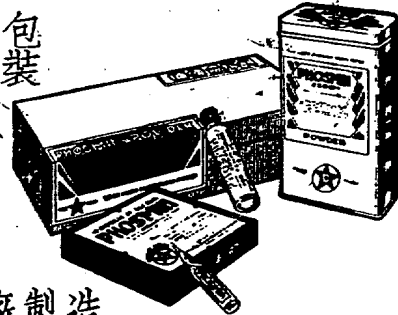
PHOSMIN

補使命

自馬文照博士發見用蛋黃素戒烟以來醫界
 爭相實驗最能得滿意之效果者莫如以蛋黃
 素與賜保命混合注射
 補使命即用最純粹之蛋黃素和以賀爾賜保
 命製成之注射液及內服補粉故不特為良好
 之戒烟補助劑亦為滋補神經救濟性器官衰
 弱補足發育不全之唯一強壯身體之新藥

包裝

補針 每支二公撮五支
 十支 五斗支
 百支 一
 補粉 每支十公分十六支
 一盒 每聽二百五
 十公分
 (男用紅袋 女用綠袋)



上海新亞藥廠製造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好藥好藥

